

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答胡平一元衡

白鹿閭極留念甚喜甚善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啓發者語似過謙此亦在夫爲之而已豈真有限隔而不容一窺其門戶哉所喻三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於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不論今讀來喻考究雖詳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所疑也如云周家記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爲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爲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爲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云未嘗云云如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爲胡氏之學者爲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

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即
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此則或可
以不礙然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
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
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遍問
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移之說竊謂讀書凡
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蹈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
無補於日用切己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爲愈也
若夫所謂日用切己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
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
瞭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
什八九也曷爲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
之崎嶇哉因書附報偶及於此幸明者有以察之也

答楊志仁

璠

示諭不省所謂然不知賢者之所爲學者欲得之
於己耶欲見稱於人耶觀此用心灼見差誤請便
就此推究來歷痛與掃除乃爲格物之實耳不然
此心外馳不著自己徒然誦說恐無所益也

答楊志仁

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喜甚慰固知他人不能如

此著實用工但此亦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
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大著曾懷將世間道
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
無疑礙處方是向造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
看義理亦只揀取玄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
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
與老佛無以異矣所論理氣先後等說正坐如此
怕說有氣方具此理恐成氣先於理何故却都不
看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
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
天地之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
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張子說得費
力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得極分明熹解得又極
分明可更子細看便自見得也浩然之氣若據孟
子所言即合儘就粗處看不須如明道先生之說
若欲理會明道先生說底則亦只合就日用間已
身上回頭識取不須如此說作費力也日月至焉
若說顏子即誠不可如此說今旣明言回也其心
三月不違其餘則但能如此則其工夫疏密久近
較然可見何爲而復有此疑耶且曰非本文之義

則未知以本文之義為當如何耶至德之論又更難言論語只有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為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為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開口說令人曾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駭未敢以為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之未及即且放下向後時時提起略一審玩後自見得也通老聞欲見訪顯俟其來不及作書因見煩為致意然又恨志仁有書社之守不能借來為不滿耳

答徐子融

昭然

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太率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親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以自信不為高談虛見所移奪也見正叔說向得曾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此一唯尚且

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

答徐子融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故雖稠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矜能異衆之心非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粗淺意思便立議論說去都無意味枉費筆舌如向來所論雞抱卵事才卿便取僧言以為至當而不究彼之所事與吾不同之實因為踈略而子融力攻其失乃不於此著眼而支離蔓衍但言雞不合抱卵而不知檢點其所抱之非卵凡皆類此全不子細只向外走自己分上了無所得故中間數為賢者言之所謂向外非謂子融不能閉眉合眼也想子融自恃有此便謂曰能向裏而人不知故心不服而有北門之辨至於詞氣俱厲殊駭觀聽然味其言如所謂無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夫鬼神二字著於六經而釋氏之說見行於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真妄若不識得縱使絕口不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粗率不精大率類此若是果能向裏思量分別詳細豈至此耶今詳來書所謂觀書究義反身順理攻其惡毋攻人之

惡者依舊是錯認話頭若只似日前做功夫即所究之義所順之理所攻之惡皆恐未真實也且講論是非正為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人之惡若理會得是於自家分上儘有得力處若看錯了即終日閉口不別是非剗地不是矣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為不勝己者妄相尊獎致得自處太高將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虚心退後審細辨認今自己曾中了然不感庶幾有進步處耳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躡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抹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

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論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
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
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
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
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
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
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
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
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
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
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
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
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
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
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故以神為生死根
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
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
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
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

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
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
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
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
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
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
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
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為灰
入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
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
之以下種種恠說尤為可笑今亦不暇細辨但請
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
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
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
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
自立此論以為宗旨喜亦安敢必二公之見從耶至
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
底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
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
細細商量耳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

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徐子融

熹今年一病幾至不可支吾午節後方能強起比前一二年幾似爭十年氣血矣老境如此無足恠者亦有朋友十數人在此相聚絕少得穎悟懇切者前日病中猛省亦不可全責學者深自恐懼今幸稍蘇更當益加策勵庶幾不負所以來之意但恨相去差遠不得子融爲之表率使相觀而善耳前書所論方叔之說大槩已是但其末云性有昏明則又將性作知覺看矣試更思之如何

答宋深之

之源

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見雖人事忽忽未得款語然已足以自慰矣別後不得奉問積有馳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玩理修辭之意可爲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其詞氣深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己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爲己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

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具在方冊若今倉司所印遺書即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蜀中

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今往一通了翁責沈墨刻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令弟叔季詩易之說亦甚詳明區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答宋深之

且附去大學中庸本大小學序兩篇幸視至大學當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東刻本見爲一編恐勾倉尚在彼可就求之此三本者昆仲且分讀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歧不勝忡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二序侍次略爲呈白恐有指摘處便中幸喻及也

答宋深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

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効處也荀揚言性得失忘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語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為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即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宋深之

示喻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遏而力制之也格物功夫前書已再錄去然亦未盡旦夕當再寫一本去也前本千萬且勿示人看今有疑處乃有進處耳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戴監廟久聞其名講學從容必有至論季隨允升相聚各有何說因來一一錄示庶知彼中進學次第也

答宋深之

示喻大學所疑已悉格物無傳為有關文章句已

詳言之卒章是推治國之道以平天下文意甚明亦已詳說不知何故尚以為疑豈讀之未熟耶更宜玩味不厭煩複則自分明矣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脩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喻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徼幸躡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

答宋深之

晦菴文集卷五十一

所喻大學以格物為先此得之矣但以致知為致其所以格物而謂格物為及人及物之事則似於文義殊未詳也向來寫去大學說其間固未盡善近已復多改更然其所載程先生說此二處文理極分明又并功夫節次一時俱盡不知何故看得如此草率竊意此病從平日科舉之學壞了心術致得如此適答子容書已極言之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先生曰為己者欲得之於己也為人者欲見人知也又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程先生曰君子儒為人儒也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

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答宋深之

示喻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
深慰老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
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
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
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五峯之書知
言爲精然其間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其他往往
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仲
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靳惜也南軒文此間鏤
版有兩本其一熹爲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
篇秩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此間本無見存者不及
寄去後得之當別附便耳然讀書要須辨得精粗
得失乃於己分有益若但泛然看過即在費功力
矣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
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
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
言可以推其淺深也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
寤然須自見得己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
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紛競

之端而卒無

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

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澤之容之不及別狀意不殊前相望數千里會見無期惟千萬力學自愛

答宋容之 之汪

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

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

獵

如東坡易解卦中說性命繫詞中說道處數章及穎濱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

言語今當深以此事為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

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

力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

換一書先要虚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

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

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

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

言學耳只如所論大學以正心誠意為本此便是不

子細處且請試考經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何者
爲先後耶其他如好樂苟善不害於正之說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之說敬必以誠爲先之說亦互有
得失但終是本領未正未容輕議便使一一剖析
將去亦恐未必有益可且就此三四義上子細思
索勿正心即更看古注及諸先生說後便見喻爲
佳就此反復殊勝泛論也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
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正恐前日所從
師友多是只得此流今以上來諸說求之則比所
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答宋澤之

自頃人還辱書之後不能再致問訊尋有臨漳之
役道里益遠音問益難通徒增悵想而已今春不
幸長子喪亡哀痛不堪亟請祠以歸行過三山始
遇來使并領書五通乃知先丈郎中已遂窀穸之
奉及前此遣人與今再遣曲折備見昆仲顯親傳
遠之意悠久誠確有人所甚難者又不勝其悲歎
也即此盛夏雨寒遠惟侍奉佳福銘文之喻昨承
喻及極知不能然念先契之厚固已心許久矣今
茲人來適此禍難初意決不能辦欲且遣還來

人俟向後稍間爲之別尋的便附去旣而思之昆
仲越數千里而來求銘再遣使而後得達此意已
不可孤向後因循未必得償此諾則何以見先丈
於地下遂留來人隨至建陽輟哀排冗亟爲草定
繕寫封內但鄙拙不文無以發揮行治之實而寧
狀所載亦有不能悉書者一則志狀之體詳略自
應不同二則慮其欲益而反損如所記未第
時事之類三則
病其頗涉於神恠此三說者更望高明有以察之
也今且寫得一本旦夕事定別抄數本寄都下託
范文叔發遞附便必可達也及承深之遂承遺澤
即登仕版以究先公欲行未盡之志而澤之容之
亦將讀書求志以承家學之傳此皆區區之所深
望而垂問勤懇又見不自滿足之意但千里遠書
難盡心曲今且以其大者言之大抵今之學者之
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
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
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
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
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婁嘗相爲道
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

爲功夫聲名利祿爲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繆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脩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脩持耳人還無以爲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漫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爲刻之意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繆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

答陳器之

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爲仁似未精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詳此意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爲義固非專爲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

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陳器之 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蠶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赤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

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
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
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
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
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
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
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
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
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
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
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
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
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
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
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
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
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
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
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

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
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
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爻者藏也所
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
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
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
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
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
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
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
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
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
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葉味道質

所喻既祔之後主不曾復于寢此恐不然向見
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
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渠初乃
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爲只是注
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据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
甚詳且以爲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

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邪其後子壽
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荆之語今不見當時
往還舊牘因更以他書考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
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
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是既祔
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如穀梁云易
檐改塗禮志云更釁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
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
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新
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

文

韋昭曰謂日上食於祖禰

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

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禮志
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
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禮經虞主用
桑者不合疑左氏此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
有國君卒哭而除服之說皆非禮之正
大率左氏言禮多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
禮祀天神祭地示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
上食於祖禰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
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
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

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攷又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爲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而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爲快乎

答葉味道

祔說向嘗細攷欲以奉報意謂已遣今承喻却未收得必是不曾遣去然今又尋不見大抵禮注穀梁皆謂練而遷廟大戴禮諸侯遷廟其說亦然此是古人必以練而遷其几筵於廟而猶日祭之如橫渠之說然今人家廟只有一間祖考同之豈容如此況又已過時只得從溫公之儀亦當世人情之宜雖攷之於古少有不同要未爲大失禮也錢君所論亦甚精詳但謂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廟

似未安蓋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之主以祭于其所當入之祖廟而并祭其祖若告其祖以將遷于它廟若適士二廟則此祖已當遷于夾室矣而告新死者以將遷于此廟也既告已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祖入它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于其廟耳其未遷于廟與既遷而未祥饋羞自如他日如此則廟自不虛寢亦有饋皆非如錢君所慮也頃年陸子壽兄弟親喪亦來問此時以既祔復主告之而子靜固以為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徹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為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是此卒哭之後便徹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不知味道看得如何幸更與錢講之復以見告也

答葉味道

五服飲食居處之節昨嘗聞其略但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之文注云義服恩輕不知自始死至未葬之前可以通行何如

但一人嚮隅滿堂不樂服既不輕而飲食居處獨不爲之制節可乎

禮旣無文不可強說竊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服之制歸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

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不知小功總獨無明文其義安在

禮旣無文即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今有男就成於女家久而未歸若婿之父母死女之奔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旣嫁則服自當降旣除而歸夫家耳

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云云如未有吉日獨不當弔乎恐無不弔之理

賀去冬侍坐承斟酌古今之制謂居喪冠服當與吉服稱其制度等級已略言及近見親戚有

居母喪用溫公寬袖襴衫布幘頭取其與吉服相符而又加首經要經而去溫公之布四脚不知可行否

今考政和五禮喪服却用古制準此而行則亦無特然改制之嫌却恐吉服須講求一酌中制度相與行之耳

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按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

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

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

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

或曰主之而祔於夫之黨今賀有姑其夫家反歸父母家既者耄他日捨兄弟姪之外無為主者但不知既無所祔豈忍其神之無歸乎

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女子適人為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賤婦喪

母遂於既葬卒哭而歸繼看喪大記曰喪父母
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其
既葬而歸者乃婦人爲祖父母爲兄弟之爲父
後者耳賀雖令反終其月數而誤歸之月不知
尚可補填乎因思他人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
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其不可以不歸也又如之何
補填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
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亦以意
言之深恐不免汰哉之誚也

答葉味道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尚未見後場題
目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
自爲擾擾耳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爲安門生之
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見即不可廢若只在行間
亦不必詣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
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
友在都下凡百宜以謹密爲上事了能一過此相
聚否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美
才甚明徹細密耳

答徐居甫

寓向看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
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真有
未安處今看得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
之情不順自然即是私僞不是天理即是人欲
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不同寓常驗之舉
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為曾中自是平正無
有慊媿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
乖迤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
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
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
任人欲發去則曾中自是急迫麤率自是不公
不正為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曾中自是有愧
赧然亦自不可揜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
人欲中見得天理二者夔然判別恐說同體不
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為利却假以行
與那真於為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
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是然否
頃與欽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謂同體
異用者非請更詳之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一章集注之說備矣寓

看來一節密似一節志於道則心心念念惟在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決不向利欲邊去其志定矣據於德如孝親悌長等事皆吾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必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生之體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察如此志道乎夫子志學處以等級次第言耳據德大略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類謂其能守也依仁如負而樂富而好禮謂其不違仁也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知此說通否

此段看得好但所引貧富者不相似

孝弟爲仁之本章注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顏淵問仁章又謂仁者心之全德合二處推明其說未審當否心德則生道也蓋天地以生物爲心故人得之以爲心者謂之仁其體則同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統萬善而包四端論其名狀則沖和溫粹渾龐涵蓄常生不死乃得謂之仁焉此即乾之元在四時而爲春者也以仁而

主四者則隨其地分發為羞惡為辭遜為是非
莫不各當其所若不以仁為主而以別箇為主
則但見不相對副但見乖隔不順且天地失其
所以為主而人亦不得其所以生者矣此所以
言仁專一心之德者豈不以其無綱管攝之妙
乎敬愛之理只從孝弟上發明自孝弟而推原
其本則惟有此理耳所謂以仁為孝弟之本是
也孝弟而廣充其用則為仁民愛物之事所謂
為仁以孝弟為本是也寓恐心之德以專言愛
之理以偏言專言之本則發為偏言之用偏言
之用則合於專言之本不可以小大本末二之
也自仁道之不明也人惟拘於氣稟蔽於私欲
則生道有息而天理不行否隔壅塞不能貫通
如人疾病血氣不運於四支則手足頑麻不知
痛痒而醫者亦謂之不仁人能有以體乎仁必
其無一毫之私得以間其生生之體使之流行
貫注無有不達無有不徧然後為能全其心之
德愛之理也此顏子之克己仲弓之敬恕與聖
人居處恭執事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等處正
欲使工夫縝密也必磨洗湯滌其私使無一毫

之留所以喚此仁使之充長條達無不周徧則
心德自全而仁斯在我矣伏乞嚴喻

此段大意得之但愛之理未可以用言耳更味之
久當浹洽自見得失也

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
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
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
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感便有心廣體胖之氣
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
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
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
息耳未審然否

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
寓一日訪蕃叟先生因說孟子盡心知性處陳
先生云人須是知得始得若不知得就事上做
得些小濟得甚事寓以爲此說甚然陳先生問
盡其心者作如何說寓對言心統性情會眾理
而妙萬物者也心最難盡惟是知得性方能盡
得心能盡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蓋性者理之
得於天而自然者也如君之仁父之慈子之孝

以至於日用之所當為者皆有箇根原來歷處
惟知之無一毫之不盡無一節之不極然後吾
心之體至通至明無所蔽惑斯為盡其心矣陳
先生以為不然乃言甚事不從心生只要盡得
此心凡所存主凡所動作起居使合於理便是盡
得此心此心既盡則自能知性如耳之聽正聲
目之視正色手足舉動合禮皆是性寓云向所
聞於先生長者與此不同耳目手足只是形耳
目手足之所以能如此者方是性陳先生曰某
之所以與朱文不同者正以此耳公下梢自知
某說為是某之用意不同恐難猝合寓所聞如
此未得其精但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句盡上
一箇者字下應一箇也字不知語脉當如何說
寓之所對不畔尊旨否

此段論得甚好但恐下梢不長進則反見彼說為
是耳今日正好著力也

寓向在道院問親迎禮先生言親迎以來從溫
公婦入門以後從伊川云廟見不必候三月只
遲之半月亦可蓋少存古人重配著代之義今
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近見鄉里諸賢

頗信左氏先配後祖之說豈後世紛紛之言不足據莫若從古爲正否

永嘉有儀禮之學合見得此事是非左氏固難盡信然其後說親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譏其失此禮耳

禮支子不祭祭必告宗子然諸子之嫡子有是襲爵其次子始立宗大夫士以嫡子爲宗所以上承祖宗之重下垂百代之傳而不敢少慢者後世禮教不明人家多以異姓爲後寓所見鄉里有一人家兄弟二人其兄早亡無後遂立異姓爲後後來弟却有子及舉行祭禮異姓子旣爲嫡主與凡題主及祝版皆用其名若論宗法祭惟宗子主之其他支子但得預其祭而已今異姓爲後者旣非祖宗氣血所傳乃欲以爲宗子而專主其祭乎寓意欲以從弟之長者共主其祭事亦同著名行禮庶幾祖先之靈或歆享之不知可以義起否伏乞裁教

立異姓爲後此固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預祭之時盡吾孝敬之誠心可也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此古人因變而變常爲

得情性之正然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必情與文稱乃爲得宜寓恐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以施於有服之親或情分之厚者若弔泛常之人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飲酒食肉弔畢則復常既與死者平時分踈但則少變平日以存古意可也未審尊意以爲然否有服則不但弔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視情分之厚薄可也

答徐居甫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孟子喫緊爲人處皆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得箇天理全體若未見得且更虚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穿鑿注解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

力而有功矣

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

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如斷獄一人以爲當死一人以爲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是也

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執也

鬼神爲德注云體物是其爲物之體不知此體字是體用之體還復是體質之體

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爲物之體也

答徐志伯 浩

示喻堂銘極荷不鄙三數年來不敢開口道一字尚且無著身處今安敢爲此以重其罪又使餘波所濺及於賢者乎兼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

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卧於其中似亦非便鄉聞
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
爲前賢祠堂嘗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
也橫渠先生亦言傳得夫子畫像而無可設之處
正爲此耳幸試思之此雖細故其間亦自不容無
義理也

答鄧衛老 綱問近思錄

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如何見得天之健處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 云云 綱謂偏言一事仁

之用也專言四者仁之體也仁之用莫若愛仁
之體則愛有所不能盡必包四者論之而後仁
之體可見

仁之一事乃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
兼四者之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莫只是不餒否心要在腔
子裏莫只是不放却否所謂腔子之義豈禪俗
語耶

腔子猶言軀殼耳是俗語非禪語也滿腔子只是
言充塞周徧本末如此未說到不餒處下句所說

得之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絅竊謂是其然者人事也所以然者天理也下學而上達也

大槩是如此更詳玩之

楊子拔一毛不爲云云絅竊謂三子皆執一而不知權故也使楊子之拔一毛不爲施之在陋巷之時即顏子矣墨子之摩頂放踵施之三過其門不入之時即禹矣故所謂中者惟可與權者能之

楊墨學不足以知道其心偏而不中豈復能爲禹顏之事可更思之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者何事絅謂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

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虛心玩味兼考聖賢爲學用力處實下功夫方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曾點漆雕已見大意絅謂大意者得非天理流行之妙聖賢作用之氣象與二子曾中灑落無一毫虧欠安行天理之至蓋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但二子已能窺測乎此未必身造乎此

也故曰已見大意

且如此說亦未有病然須實下功夫真有見處方有意味耳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綱謂夾持者豈內外並進之謂乎直上者豈進進不已之謂乎

直上者不爲物慾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理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識字是緊要處要識得時須是學始得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妄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大寐之得醒耳

橫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綱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此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叙綱謂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為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為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介甫言律是八分書綱謂八分者豈王氏謂其深刻猶未及於十分也

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處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之詞非譏之也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只是均平又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綱按張氏言治大抵以井田封建為主程先生論封建頗取柳子厚之說而范唐鑑亦推廣之至胡氏管見乃力詆子厚并排蘇范其說反與程門不合何也

遺書中只有一條論封建而取柳子厚者其他處却不如此恐此一段乃記錄之誤也范氏說多苟簡不

足為法胡氏之論雖正然其言利害亦有所偏要之封建郡縣互有利害但其理則當以封建為公耳此類且徐講之非今日所急也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綱素不喜讀異端之書然徒知其跡而未究其去著儻遇辯詰詞必窮矣綱自度決不至陷溺則亦不至騁辯然一物不知君子所耻也不知於此當何以處之

理有未窮則胸中不能無疑礙雖不陷溺亦偶然耳況未必不陷溺耶至於騁辯而恥不知尤是末節不足言但窮理功夫不可有所遺然又當審其緩急之序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子厚觀驢

鳴亦謂如此又曰子厚聞生皇子云云綱謂此

即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以為心者蓋仁之事也聖賢千言萬句所謂傳心者惟此而已

大槩然矣但不可只如此說了便休須是常切玩味涵養也

答鄧衛老

昨所示卷子久無便不得報所論鬼神者甚有條

理不易看得如此但說乾健處云只行之一字便見草率之甚下文云云則又全不應所問矣恐可更深思而詳說之也又以揚墨爲學仁義而過亦非是彼乃正爲不識仁義耳非學之過而不得中也曾點之說乃不真實之尤者今亦未須便論見處且當理會如何是實下功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久當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摩籠罩將去即人人會說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濟事反害事耳

答張敬之顯父

梁惠王移民移粟之政周官廩人之職未常廢孟子非之者豈以惠王不仁知政之本耶此無異議但當熟玩孟子所說王政之始終其措置施行之方略次第耳

孟子答齊宣王愛牛一段

此等處與上章亦無甚異但要熟讀詳玩耳必有事焉一段顯父謂此二者界限極難分別蓋不致力則便無所事而幾於忘才著意則未免預期欲速而流於助但將心平鋪謹守則又未見脫灑處

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注言之

備矣明道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却是養氣已前一段事功夫雖密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親踈合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踈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哉其詞氣抵牾信乎遁而窮矣

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孟子極言非爲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也

滕文公之問逾迫而孟子所以答之者若無可爲謀者極其規模所就亦不過太王畏天保國之事至於萬章之問宋而孟子遽以成湯樂天之事反覆告之豈滕之地褊小不足以有爲而王偃滅滕伐薛敗諸侯之兵果有可畏之實耶疆弱者勢也得失者事也宋滕之疆弱有異故其得失之効不同但共一事之如此而爲得如此而爲失則其理未嘗不同耳若曰以疆弱爲得失則

是彊者常得弱者常失也豈其然乎

以善服人則有心於求勝故人得以勝之以善
養人則至誠樂與而人自心悅誠服其原亦判
於公私義利之間也

以善服人者唯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
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
以善養人者唯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
遺之牛羊使人往爲之耕之類是也

孟子旣以智爲始聖爲終則智者致知之事聖
者極至之名其終復曰智巧聖力是智反妙於
聖矣南軒以爲論學則知聖有始終之序語道
則聖之極是智之極者也此說似可以破前所
疑不知如何

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
淺深也聖而不知如水母之無鰓亦將何所到乎
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
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
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者
言之乎

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

惡唯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

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鍾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

當時所說聞鍾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鍾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潮汐月臨子午則潮王其理謂何豈以子者陽之始午者陽之極月爲陰屬故其氣交激而至此耶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

答張敬之

向所示問目看得路脉全未是又多未曉此章之正意而遽引他說以雜乎其間展轉相迷彼此都曉不得不濟得事且當依傍本文逐句逐字解釋文理令其通透見得古人說此話是此意了